

【有一说一】廖俊平 广州学者

知识的建构

大学本科阶段需要掌握的最重要能力,是通过搭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学习搭建知识框架的能力。

了解构的境界了。为什么说这还只是在建构的阶段再上升半级而不是一级,因为这仍然还没有脱离原有的知识系统,而要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完全脱离旧体系空白创造性思维的境界,则要比这个阶段更往上升才行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给志趣和擅长留出空间

会脱节吗?大学真缺这门课吗?大学生真需要这种实用的成人常识课吗?大家面对这个话题时的顺从性反思,既让我看到了批判性思维的缺失,更看到了身在校园中的人面对社会时的茫然:大学学习和校园价值没有给学生带来“道”的专业自信,还走向了社会,心态上已经处于被“社会标准”规训的状态,承受着“社会标准”的凝视重压,被种种“术”所碾压。

大学生真的很需要这门课?社保、保险、劳动合同、租房买房、生活缴费、贷款流程,我问一个学生,你现在需要知道这些“社会常识”干嘛,将来会不知道吗?想掌握这些信息,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太容易了吗?人的精力太有限了,大学需要学的知识太多了,何必让这些“将来在生活中自然习得”的常识占据你在这个阶段如此宝贵的时间和大脑内存?爱因斯坦这个故事很有名,有记者问了他一个物理学上的常识性问题,他直截了当地回答“不知道”,后来有人问起此事,爱因斯坦诚恳地

说:“我确实不记得那个数字。”看到对方的不可思议,他解释道:“我没有必要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。只要在百科全书里面一翻就能翻到的数字,我从来不去记它。”

是啊,网上随便可以查到的常识,未来生活中自然会了解的信息,为什么要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呢?不要总想着在每个时候、每个方面都赢过别人,都赢在起跑线上,我们得承认,得在某些方面“输”给别人。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恒定的,聚焦于某个方面,其他方面肯定就少了:花时间去死记硬背那些常识,专业学习的时间就少了;让每一门课都能得高分,自然就没办法在某个方向上做到特别突出。整天混社交,读文献的时间就少了。大学生之所以卷得很累,巨大的生命和精神内耗,就在于这种加法思维和热衷于每个方面跟别人所擅长的去比较,把有限而宝贵的精力用在加法上,而不是在“认识自我”中通过减法给志趣和擅长留出空间,不接受自己在某些方面可以输给别人。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依然爱文学



我上车就听到那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瓶的酒鬼在争论什么问题,竖起耳朵听了一下,知道他们在谈论托马斯·曼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,好像两个人互相都说服不了对方。结果一个说,那我们问问于乐斯教授吧。将近20分钟的时间,于乐斯对这两个人讲解了那本小说。下车前,两个酒鬼还好好感谢了教授先生一番。

回家的路上,于乐斯教授告诉我,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学生,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,后来没能读出来,很可惜;但他们依然热爱着德国文学。“不过,话又说回来,这也不一定是不好的生活!”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《河图》的“玫瑰”及其他



当周约瑟还叫周大泉的时候,他的“亲娘”是墙角的一只蜘蛛,他要叫自己的娘为“干娘”。在黄河边的渡口小镇,一棵树,一眼水井,墙角一块经年腐朽的木头,或者房顶上的一块瓦片,都可以成为一个孩子的“亲娘”,底佑体弱多病的孩子健康成长。

国在现代化进程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,与迎面而来的整个世界所产生的种种冲突。正像小说中所写的,“万物都有自己的难处”,每个人都在为那些凡俗的长夜与信仰的坚韧作见证。

《收获》长篇小说2022秋卷刚刚刊发的常芳的长篇《河图》,勾陈重述辛亥革命的一段历史。如同作品当中一个章节的“玫瑰”,这部作品也如同一支带刺的玫瑰,让一个百年前的故事,重新绽放在世界面前。

波壮阔的世界,惊心动魄的历史。革命时期的人间万象,静水深流下的鱼眼漩涡。《河图》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——水鬼黄三冠每天打鱼不超过一百条,如果不够,他会把身边的人变成鱼;南怀珠的第一次失踪是因为马戏团的表演让小镇的人疯狂,人们争相交钱为了抚摸一下百年前的故事,重新绽放在世界面前。

对历史的不断检视,对人性的不断反思,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动力。《河图》以辛亥革命为小说背景,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和一个错综复杂的地域写得相相相生。偏方、幻术、神话传说,在这部文本里交互充满,从宏观的设计架构到充满年代感的细节,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新颖的语言和技术;一方面提供了足够反观自身处境的历史范本。我们亦由此看到了,中

小说中,美国工程师戴维用西班牙语写下的《深口日记》,与真正的历史形成互文,实现了作家“从世界看中国、从中国看世界”的叙事目的。正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的,体现了“作家意欲全方位、立体化地对辛亥革命前后那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生活,做一种全景式艺术呈现的高远志向”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有一说一】廖俊平 广州学者

知识的建构

大学本科阶段需要掌握的最重要能力,是通过搭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学习搭建知识框架的能力。

了解构的境界了。为什么说这还只是在建构的阶段再上升半级而不是一级,因为这仍然还没有脱离原有的知识系统,而要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完全脱离旧体系空白创造性思维的境界,则要比这个阶段更往上升才行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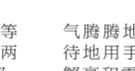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有一说一】廖俊平 广州学者

知识的建构

大学本科阶段需要掌握的最重要能力,是通过搭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学习搭建知识框架的能力。

了解构的境界了。为什么说这还只是在建构的阶段再上升半级而不是一级,因为这仍然还没有脱离原有的知识系统,而要达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完全脱离旧体系空白创造性思维的境界,则要比这个阶段更往上升才行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,也就是说把观察学习的对象已经从里到外彻底弄明白了。而解构则至少应该从这第三重境界再上升半级,可以是“看啥都是山,看啥都是水”,就是说可以把任何东西拆开了,捻碎了,再做成另外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不是山的,也可以看到山;本来不是水的,也可以看到水。这就是创造,也就是到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当然,可能年轻人会反驳:越年轻越敢想才越有创造力,爱因斯坦最早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还只有26岁。这话没错,但年轻人也别忘了: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,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解构的过程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精神的瑜伽



我的字很丑。那些线条,好似被一股猛烈来去的台风吹乱了,难以控制地歪来倒去。心存善念的朋友,说我的字“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”;性子直爽的好友却直言不讳,说这些字无异于“鬼画符”。

恬雅的美好境界,他那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,让我惊艳不已。于是,放弃诸家,专学一家。然而,书法这门艺术,到底是需要天赋的,我就像是一只跛脚的鸭子,趑趄地跟在一只体态优雅的天鹅后边,邯郸学步,就算绕着地球走上三匝,依然还是一只跛脚鸭。

我知道勤练书法是“自我拯救”的不二法门,闲来无事时,便找来纸墨笔砚,临摹颜真卿、怀素、柳公权、欧阳修、赵孟頫、文徵明等人的书法,可是,“慢工”依然出不了“细活”的努力,使我享受不到耕耘的乐趣。后来,有人指出,我师从多家,杂而不专,难以修成正果。

只是,专注研习书法的这一段日子,让我对于美的发掘,有了全新的体验。万籁俱寂时,细细欣赏“王羲之书法全集”,那一幅幅变化多端而又灵动无比的书法,具有一种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,看着、看着,整颗心、乃至整个身体,都静了下来。



白云挑夫 随手机拍 随手机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9月19日,傍晚时分,广州白云山,几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挑着沉重的饮用水和食物前往山顶摩星岭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,仍有许多汽车不能抵达的地方,还必须依赖挑夫的体力劳动。他们付出艰辛的汗水,才使得山上有干净的饮用水和食物供应。

【大珠小珠】林墉 广州画家

以酒研墨作画

黎雄才 1975年为广东迎宾馆大宴会厅绘巨幅《长十二米、高四米、画迎客松一株,焦墨重彩,青绿翠碧,举世罕见。制作之墨,全以酒磨就,需精壮男女四人频频磨墨,方敷黎老挥洒。

撑,又再绷紧。后经深思熟虑,即以绢作底,九幅分开托底,于连接处用浆糊以绢条连接并略粘底板。大画之大框也以重糊接紧,数日之后,大框定住,连接处因拉力之作用,粘底空起,全画即成空心,大功始告成。十数年后,1989年,因边裱褪色,画心亦多陈灰,即将全画卸下,重托,再由黎老重新画过,再加敷彩,又依前法装裱。此画此事,应入画史传世。

众人皆知参禅的三重境界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。不过从“建构-解构”的概念框架来说,即使到了“看山仍是山,看水仍是水”的境界,也还没有达到解构的程度,还只能说建构过程已经炉火纯青了